



茶花女

小仲馬名劇

劉叢宸譯

茶
花
女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版

茶花女劇本

實售八角

譯者	劉半農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所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大華印刷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雲南 西安 武漢 濟南 杭州
成都 廣州 重慶 汕頭 貴陽 長沙 廈門 溫州

北新書局

譯者的序

茶花女快要印成了，嚇！剛巧碰到了這樣的大熱天，還要寫出許多字來湊成一篇序，豈非自討苦喫？然而有話不得不說。

我以為小仲馬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法國近代文學史的人，無不知有小仲馬；茶花女一劇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小仲馬的著作的人，無不先讀茶花女；茶花女劇中的命意與思想，是不必介紹的，因為所有的話，劇中都已寫得明明白白，正不必有什麼低能兒去替他亂加一陣子註疏。

雖然小仲馬在茶花女出世之後的十五年，曾做過一篇兩萬多字的長

文章，把十五年中法國官場以及一般社會對於此劇所取的態度，與所用的手段，一一敘述，並加以辯難及申論，而我却以爲這樣的一篇文章儘可以不必譯出。因爲他是對着法國人說話的，而我們可是中國人。

法國的社會是很守舊的，不錯，凡是到過法國的人，都可以知道法國的一般社會，真是舊得可以。但是舊儘可以舊，却是有活氣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什麼個新觀念，與原來的舊觀念不能相容的，社會上就可以立時起一個大波動。

中國的社會却並不如此。說是舊罷，六十歲的老翁也會打撲克。說是新罷，二十歲的青年也會灣腰曲背，也會搖頭，也會抖腿，也會一句「然而」。實際却處處是漠不關心，「無可無不可」。

因此，嚴又陵譯天演論也能，譯原富也能，譯穆勒名學也能，一般青年文學家介紹易卜生也能，介紹託爾斯泰也能，介紹羅曼羅蘭也能，在中國人看去，都好像是全沒有什麼。杜威來了麼？這只是個美國的老頭子罷了。羅素來了麼？這只是個英國的小老頭子罷了。太戈爾來了麼？這只是個印度的老老頭子罷了。到得歡迎的筵席散了場，桌子上的果皮肉骨扔到了垃圾桶裏，此等諸老的思想理論，也就全都扔到了垃圾桶裏了！

因此，茶花女在中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或者是當作閑書看看也能，或者是摘出一張「幕表」(一)來編排編排也能，歸根結底，只是扔入垃圾桶而已。而他們法國人，可竟爲了這一本戲，引起了社會上的波

動，也就未免太傻了。

然而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這一本戲譯出，意思裏可還希望國中能有什麼一個兩個人，能夠欣賞這一本戲的藝術，能夠對於戲中人的情事，細細加以思索。國中能有這樣的一個兩個人沒有？要是有的，我就把這一部書呈獻給他，嗚呼！

一九二六，七，七，劉復書於北京。

序外語

▲序已做完了，還有幾句話要說。

▲亦許這是茶花女一劇的不幸罷！因為我的譯文豈特不好而已，恐怕還有很多很多的錯；若是碰到了個有心挑剔的人，也就儘可以無所不錯！

▲但錯與不錯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們中國人演『新劇』，自有特別天才，不必用劇本，只須有一張『幕表』就夠！

▲因此我根本上就做了件傻事。若是我只用三點鐘的工夫，提綱挈領的編出一張幕表來，恐怕對於一般的『新劇家』，必要實惠得多。

▲但「天下事無不有例外」。如果這句話說得不錯，那麼，這個劇本也就
不妨說是給例外的非天才的劇人用的。

▲翻譯上的直譯與意譯，是永遠鬧不清楚的一個大問題。我這個劇本
却是偏於意譯的。

▲我以為絕對的直譯與意譯都是不可能；斟酌於其間而略有所偏，則亦
庶乎其無大過矣。

▲偏也應有偏的限度。我的意思，以為譯劇本與譯小說不同。小說是匪
睛裏看進去的，文句累墜一點，看的人儘有從容思索的工夫。劇文是
耳朵裏聽進去的，若不求說者能順口，聽者能順耳，則其結果也糟！

▲我雖懸着這順口順耳二事來做我翻譯的標準，實際却未能完全辦到，

因為許多地方，中法兩種語言的語句的構造，和語詞的含義，實在相差得太遠，無論如何不能強彼以就此；結果，仍只能破壞了中國語句的自然，回頭去遷就法文。要不然，人家要說我不是「譯」而是「做」了。

▲在此等處，我請劇人們臨時斟酌變化；若只是死讀劇文，台下必定聽不懂。

▲但要記得：我說的是斟酌變化，不是自由變化。

▲據我想，演此劇有兩處最難。一處是第三幕第六場中的馬格哩脫的表情：不能失之於太露，也不能失之於太不露。另一處是第一幕和第四幕中一班嫖客和妓女們在簪子裏吃酒賭錢的情景。這種地方最見得配角的重要。若沒有受過相當訓練的配角，恐怕他們呆起來，就呆得

個個像木雞；胡鬧起來，就胡鬧得你全體一團糟！

▲小仲馬這一個劇本，是一禮拜之內寫成的。劇中文辭雖好，而關於舞台的佈置，以及劇中人的進退動作等等，却寫得非常粗疏。例如第三幕第四場法維爾進門時，劇本中注明『在門口』，但後來是坐的還是站的，竟始終沒有提起。此等處，也應由主排的人隨時斟酌辦理。

▲這一本戲雖然是法國的，劇中的情事，可是無論那一國都可以有得的。所以若是有人因為沒有西服，或別種原因，要照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改爲少奶奶的扇子之例，把它改成中國戲，也未嘗不可；其中有不合中國習慣的地方，自然也儘可以改變一點。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改得太離奇，——因為十七八本的新茶花，我們已經看過的了！

剝復。一九二六，七，一五，北京。

注 意

(一) 如欲排演此劇，或將此劇改編電影，須得譯者同意。

(二) 如於最後試排時未得譯者到場參觀，認為滿意，廣告及戲目中，不得加入依據劉譯等字樣。

茶花女 登場人物

男角 阿芒 杜法爾

Armand Duval

喬治 杜法爾

Georges Duval

加司東 哩歐

Gaston Rieux

聖戈脫

Saint-Gaudens

朱司打夫

Gustav

琪唛伯爵

Le Comte de Girc

法維爾

Arthur de Varville

醫生

送信人

男僕二人

女角

馬格哩脫 哥底曷

尼希脫

柏唱唐司

那甯

歐萊伯

阿睨都睨

阿難衣司

Marguerite Gauthier

Nichette

Prudence

Nanine

Olympe

Arthur

Anais

男女賓客（不發言的）

這一張表，是照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巴黎 Vaudeville 戲館初次排演茶花女一劇的戲單上抄下來的。其中阿呢都呢雖然排在女角之內，實際所扮的却是一個男人，因為（1）Arthur 是個男人的名字，不是女人的名字；（2）照劇情看起來，阿呢都呢應與難衣司是一對愛人；而（3）最有力的證據，却是第四幕第一場中阿難衣司所說的「他說輸去了一千法郎，他來的時候，身間可只有四十法郎」，——

——這句話的原文是“*Il prétend avoir perdu mille francs. Il avait deux louis dans sa poche quand il est arrivé*”，言“*il*”而不言“*elle*”，當然是男人。原來西洋劇場裏，普通是男人扮男，女人扮女。但在必要時，如小孩及花花公子，也可以用女人扮；醜婦或老婦，也可以用男人扮。知道了這一層，則阿呢都呢之歸入女角，就沒有什麼希奇了。

用漢字譯音是譯不正確的。今將原名一一附列，如果扮演時能用原名，自然是更好了。